左傳經世鈔

左傳經世鈔敘

莊周有言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辨儒者有取焉程子亦云春秋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左氏之內傳本春秋而作春秋以二百四十餘年之行事該於一萬六千餘言之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非邱明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廣記而備著之則聖人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之精意不可得而明故左氏者傳春

秋經世之法者也古今解左傳者無慮百家其最著者無如杜元凱然元凱立例以釋傳因傳以釋經於傳之例有不合反疑經有闕文後之論者有遺議焉夫聖人之言如化工之妙萬物當時游夏高弟親承指授猶不能贊一辭則知邱明於此固亦有不能盡達其意而傳於後者矣又況聖遠言湮僅得於掇拾散軼之餘者乎雖然即左氏以求作經之意其離合誠未可知

因左氏以觀二百四十餘年之紀載其間奇人偉士權奇倜儻之用與天時人事之變故亦幾備矣後世之變皆前代之所已經士大夫平日尚論古人不能遠稽近考核其成敗是非之由以求其設心措置之委曲一旦當大疑任大事危難震撼之交乘張皇迴惑莫展一籌儒術之迂疎世遂以羣相詬病豈非不善讀書之過哉此寧都魏叔子氏左傳經世之編所爲作也余

得其書讀之選擇精慎議論証據馳騁上下古今其大旨見於自序公餘之暇偶有所觸間綴數語於後原有凡例亦稍爲增訂因舊刻僅九卷且日久漸就漫漶迺從其孫湙得全本重爲剞劂成完璧焉大凡讀書存乎所見亦視其所用舉燭之說本郢人誤書遂爲燕相之碩畫不龜手之藥或以裂地而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見與所用之各異也夫先王經世之志左氏

猶不能盡其意是編也遂謂足盡左氏之意乎然士君子誠有志近裏着己之學不徒事記誦詞章之末即塗言巷議觸於耳警於心皆可引為身心德性之助與因應服物之宜矧左傳也哉矧左氏以外遥遥數千載之紀傳載記也哉則是編也固猶讀書者之嚆矢也夫

乾隆十三年歲在戊辰七月望後夏邑彭家屏樂君書於西江官署之石翠山房

左傳經世自敘

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務莫備於史禧嘗以爲尚書史之太祖左傳史之太宗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明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別其子姓瞭如指掌矣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學術勳業爛然天壤然尋其端緒求其要領則左傳巳先具之蓋世之變也弑奪烝

報傾危侵伐之事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
若之志深沉之畧應猝之才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
回之力以謹操其事之始終而成確然之效至於兵法
奇正之節自司馬穰苴孫吳以下不能易也禧少好左
氏及遭變亂放廢山中者二十年時時取而讀之若於
古人經世大用左氏隱而未發之旨薄有所會隨筆評
註以示門人竊惟左傳自漢晉至今歷二千餘年發微
闡幽成一家言者不可勝數然多好其文辭篇格之工
相與論議而已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矜及與武

平一論三桓七穆不能對乃自慙曰吾請北面徐文遠
從沈重質問左氏久之辭去曰先生所說紙上語爾禧
嘗指謂門人學左氏者就令三桓七穆口誦如流原非
所貴其不能對亦無足慙此蓋博士弟子之務非古人
讀書之意善讀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而補其未備持
循而變通之坐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貴也左氏好
紀怪誕溺功利禍福之見論時駁而不醇然如石碏誅
吁厚范宣子禦欒盈陰飴甥爰田州兵之謀晏嬰不死
崔杼子產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諸篇皆古今定變

大畧而陰飴甥會秦伯王城燭之武夜縋見秦伯蔡聲子復伍舉則詞命之極致後之學者尤當深思而力體之也寧都易堂魏禧書

凡例

一左傳每篇應各冠以經文盖經綱也傳目也程子謂以經可證傳之誤第是編評論左傳僅三百餘篇分冠以經恐有割裂呈漏之嫌細玩篇内嚴邪正别賢奸無不與聖人筆削之意大相發明則左傳之全本在是而經之全體亦可類推矣

一向來評左傳者多不論事而論文然論文者僅資學人之咀茹何如論事者開拓萬古之心胷是編專主論事原取其有關於世務舊抄本中尚有一

二涉于選左餘緒者茲槩從刪削俾知經世之大猷不得視爲古文之糟粕

一杜林合註舊爲讀左善本然切實了當林不得與杜並原編訓釋多取二家而倒置錯雜處頗多茲則分杜先林後仍各刋姓氏以別之庶不失古人遺意

一句讀或差則文義隨舛左傳中地理國名姓氏時月支干連上搭下初學者每以段落難分病之茲則於每句之下加一小圈逐篇閱去心通意適較

爲簡便至於每傳文或連圈或單圈或密點或旁加直畫各就論事中指其精意之所存不得拘爲一律

一字義音釋悉遵陸德明原註或直音或反切俱註於本字本句之下示點發之便也至於地名沿革今昔不同又照方輿訂定註明學者不出户庭而可周知形勝於此可小補焉

一春秋程子朱子俱無全書而諸儒論述皆足發明聖人之旨篇中不得全登者以經世名篇而別之

也舊本中每誤列先儒於魏氏之後俱逐一改正

屛意有所得竊附篇末以存就正之意

一諸書所載評語例以衆人評居前編書者評居後其門人子弟輩則又居後魏氏此編有因門人子姪所評從而賡續發明者又有已所評而朋友相與論難印證者若拘以舊例則原委不清故名次多視文義編列其前後不能畫一焉

左傳經世鈔目錄

卷一 隱公

祭仲殺雍糾 十五年

壽急爭死 十六年

戰于奚 十七年

高渠彌弒昭公 十七十八年

辛伯殺周公黑肩 十八年

卷三 莊公 閔公

楚武王荆尸 四年

紀侯大去其國 四年

鄧侯不殺楚子 六年

王命曲沃伯爲晉侯　十六年

鬻拳兵諫　十九年

鄭虢納王　二十二十一年

陳敬仲奔齊　二十二年

士蔿謀殺羣公子　二十三四五六年

士蔿諫伐虢　二十七年

驪姬出羣公子　二十八年

神降于莘　三十二年

季友誅叔牙　三十二年

卷四 僖公一

卷五 僖公

秦晉遷戎于伊川　二十二年

富辰請召子帶諫伐鄭　二十二二十四年

魯敗升陘　二十二年

宋敗于泓　二十一二十二年

狐突不名二子　二十三年

重耳出亡復國　二十三四年

寺人披豎頭須　二十四年

趙姬以叔隗爲內子　二十四年

介之推不言祿　二十四年

曹伯羺貨筮史　二十八年

燭之武退秦師　三十年

殽之役　三十二三十三年

先軫夾狄　三十三年

卷七　文公

楚商臣弑成王　元年

狼瞫夾彭衙　二年

躋僖公　二年

秦伯三用孟明　三年

甯嬴知陽處父之敗 五年
晉人立靈公 六年
秦晉戰于河曲 十二年
晉人復士會 十三年
邾文公遷繹 十三年
穆伯卒 七年八年十四五年
楚滅庸 十六年
宋襄夫人殺昭公 十六年
鄭子家以書貽宣子 十七年

卷九 成公一

楚共王不錮巫臣 二年

楚歸知罃 三年

季文子不叛晉 四年

晉遷于新田 六年

欒書從衆 六年

巫臣通吳晉 七年

莒潰 八年九年

晉歸鍾儀 九年

公孫申更立君 九年十年

呂相絕秦十三年

卷十成公二

衛定姜十四年

曹子臧辭國十五年

華元殺蕩澤十五年

三郤害伯宗十五年

晉敗楚于鄢陵十五六七年

聲伯請季孫于晉十六年

齊殺國佐十七十八年

子囊論晉不可伐 九年

晉及諸侯伐鄭盟于戲 九年

晉悼公息民 九年

卷十二 襄公二

晉滅偪陽 十年

子產攻盜于北宮 十年

荀罃逃楚 十年

焚載書 十年

瑕禽屈王叔 十年

卷十三 襄公三

齊崔杼立莊公 十九年

臧武仲不詰盜 二十一年

楚薳子馮辭令尹 二十一年

晉欒盈入于絳 二十一二三年

叔向不謝祁奚 二十一年

御叔飲酒 二十二年

子產對晉徵朝 二十二年

黑肱歸邑 二十二年

薳子馮爲令尹 二十二年

子產不禦小寇 二十六年
僞封烏餘 二十六七年
免餘殺甯喜 二十七年
卷十五 襄公五
諸侯爲會于宋 二十七年
慶封殺崔氏 二十七年
子產知蔡侯不終 二十八年
子產不爲壇 二十八年
慶封奔吳 二十八年

公治致邑 二十九年

閽弑餘祭 二十九年

鄭宋賑饑 二十九年

晉城杞 二十九年

女叔齊治杞田 二十九年

季札歷聘 二十九年

子產論駟良 三十年

趙孟謝絳縣老人 三十年

澶淵之會 三十三十一年

卷十六 昭公一

復放盧蒲嫳（三年）

椒舉如晉求諸侯（四年）

申豐論雨雹（四年）

楚子戮齊慶封（四年）

卷十七（昭公二）

子產作丘賦（四年）

穆子疾昭子殺豎牛（四年五年）

女叔齊論魯君不知禮（五年）

薳啟彊論晉不可辱（五年）

屠蒯請佐尊 九年

齊逐欒高氏 十年

葬晉平公 十年

叔向論楚克蔡 十一年

棄疾爲蔡公 十一年

葬鄭簡公 十二年

南蒯叛 十二年

子革對楚王 十二年

卷十八 昭公三

郯子論官 十七年

吳光取餘皇 十七年

子產不禳火鄭災 十七年十八年

閔子馬論學 十八年

卷十九 昭公四

許悼公卒 十九年

齊師入紀 十九年

駟氏立子瑕 十九年

楚城州來 十九年

鄭龍闘 十九年

楚殺伍奢伍員奔吳 二十年

衛齊豹之亂 二十年

晏子論祝詛和同 二十年

子產論寬猛 二十年

宋華氏之亂 二十一二年

魯取邾師 二十三四年

吳敗楚于州來 二十三年

楚子常城郢 二十三年

昭公之喪至 元年

吳敗楚于豫章 二年

蔡矦叛楚 三年

合諸矦于召陵 四年

吳伐楚入郢 四年

文子諫追魯師 六年

子西遷鄀 六年

晉執樂祁 六年

衛矦叛晉 八年

吳許越成 元年

公子郢讓國 二年

鐵之戰 二年

桓僖宮災 三年

季康子即位 三年

晉執蠻子畀楚 四年

王生薦張柳朔 五年

陳乞謀去高國 五十八年

鄭殺駟秦 五年

卷二十三 哀公二

吳晉爭長 十三年

子路辭要言 十四年

陳恒弒簡公 十四年

宋桓魋之亂 十四年

齊人歸成 十五年

仲由死孔悝 十五年

白公作亂 十六年

越滅吳 十七年

楚滅陳 十七年

左傳經世鈔卷之一

寧都魏　禧冰叔
夏邑彭家屏樂君參訂

鄭伯克段於鄢

初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鄭國今河南鄭州申國今河南信陽州〔林〕姜申姓武從夫諡生莊公及共恭叔段共鄭地今河南輝縣〔杜〕段鄭伯弟名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莊公寤生驚姜氏〔林〕史記云寤生生之難也故武姜困而後寤因寤而驚謂寤寐而莊巳生非〇凌稚隆云風俗通云兒墮地未能開目視者爲寤生〇熊頤云寤生生而瞑目如欬人曰寤者要其終也醫方小兒有寤生者急取書翻閱乎父亂名卽蘇莊公寤生姜氏不知以爲怪故驚若以

舊註則當云寤而生莊公矣

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其叔段 鍾惺曰寤生何足惡姜氏惡之又愛叔段愛惡二字遂基無窮之禍婦人之性可畏哉○古今以父母偏愛而啟兄弟之釁者多矣

欲立之亟 器 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

制 鄭地 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 東虢今河南滎陽縣【杜】虢叔東虢君也恃制巖險而不脩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他邑○地險則難制故不許然措語純是親愛正德中梁公儲草泰王請地詒妙用類此○婦人愛必于而多嫌忌只一死字雖與之制而不欲矣他邑唯命益以堅之

請京 鄭邑今滎陽縣東南二十里 使居 奸 之 再請不得不與然京不若制險 謂之

京城大叔 【杜】言寵異于衆臣 祭 債 仲曰都城過百雉 【杜】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林】凡邑有宗廟先

（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魏禮云雉飛三丈而墮）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以莊老奸此時諒無稱母姜氏之理）（意是左氏口語耳如陳桓公有寵於王生而稱謚古人不拘類如此）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先說四字全大體○四字正理權術俱盡祭仲老奸却說得渾然無病○凡謀人骨肉之間言人親暱之事最要做事有次第安身向閒穩處若稍一齒芥則必生疑忌而禍反中其身古今如此者不可勝數若唐建寧王之去輔國良娣蘇軾之論公子肇皆是也）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此却在草上藏一除字是最善摸隱處）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

鄙貳於已。（林今屬鄭之邊邑兩屬于已）公子呂（鄭大夫）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四字有絕大道理晉曲沃之事是已玩叔于田諸詩事勢亦迫故呂之言切不若祭仲之含蓄也○魏禮云祭仲聞子姑待之一語全局已透故任段肆偪不必更發一言但坐待其逐而已矣子封所言是忠臣之心亦見機智不及仲處）公曰。無庸。（二字寫出狠毒之心老謀奸深如見）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已邑。（杜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爲已邑）至于廩延。（今河南延津縣杜廩延鄭邑言轉侵多也）子封（公子呂）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林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聞其期三字可知平日窺伺之密一念不放鬆處○）

鍾惺曰鄭伯處心積慮以殺段非謂其能爲武公而殺之也不

偏是祭仲公子呂不聞而公獨聞深心狠手大用並見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林】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二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鄭邑賴韋云觀鄭風叔于田諸詩則京人之愛段者固矣何以莊公一代而京遠叛哉莊公老謀深算用間出奇必有人所不得知者觀公聞其期亦是腹心間謀得力處○禮云觀詩兩叔于田皆不過美其乘馬飲酒射御而已如魯莊公猗嗟之類也雖有巷無居人洵美且仁戒其傷汝之言號其風旨其情巳細若曲沃揚水椒聊之詩情勢便自不同大抵段是一驕張浮蕩美容觀便游技和柔于其類漫然妄作之公子非真有作畧威惠能鎮結人心者莊公以一萬五千人猝壓之惟有散叛耳鄭莊以可制之弟懟其母故使至是罪尤不可逭矣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

過追恨于姜氏之愛段而惡之欲一有所出之耳

鄭志。四字文意連上帶下○先言段不弟正段之罪矣即曰失教以見段不足責其罪皆由于莊公即曰鄭志并見失教之罪小而故養其惡以殺之爲心尤狠爲罪更大一步緊一步急急下手有刺虎滾入之力不言出奔。難之。也。奔共之下空接遂寘姜氏矣而故入經文發揮一段然後遙接忙裏偷閑連中故斷是古人最得意處然先將鄭志提出則其積恨于母始見遂寘二字便下得有氣力且此處不發揮經文通篇竟無第二處安放得入遂寘。積憤頓發二字寫得急切之極姜氏于城潁。鄭地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林地中之泉曰黃泉既而悔之。悔其誓之已甚也雖惡絕母之名畀竟良心不容泯處潁考叔爲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一聞輒獻何等熱腸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何等婉巽因肉

及母是隨機應變非能豫設也闕地及泉是其本謀

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

佯爲不知妙○禮云亦惟穎谷封人方妙若中朝臣及外臣之重者則非情矣

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

【林】隧地中道也若今延道

其誰曰不然

何等輕便妙在此處不著一天倫大道理語高絕高絕○莊公之悔其理已明但當時最重誓言故只須有兩全之法使他下得虎背便無不從○考叔大作用全無作用之跡李鄴侯諸人未必不以此爲藍本

公從之公入而賦句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句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羊世切【林】洩洩舒散相得之貌○按錢謙益云大隧之中二句卽是公賦之詞大隧之外二句卽是姜賦之詞益融與中爲韻外讀義與洩爲韻若作舊解則句拙而無味文法亦散漫無結束矣

遂爲母子

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後純臣是實贊石碏此純孝是巧譎莊公不將莊公十分貶斥只將考叔十分贊歎此古人滑稽之妙與周鄭交質書法同莫認眞作贊考叔說愛其母。施及莊公。此七字與成人之兄死而子皐為之衰同妙詩曰。大雅既醉之詩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杜莊公雖失之于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

魏禧曰此篇寫姜氏好惡之昏僻叔段之貪癡祭仲之深穩公子呂之廹切莊公之奸狠潁考叔之敏妙情狀一一如見○莊公此等作用若施於正事為君父報仇為民除害則其去石碏者幾何所謂兵賊同

一刀者此類是也

王臣曰頴考叔因獻悟君全本莊公之悔然莊公非悔也蓋已逞其殺弟之志又深惡有絶母之名思所以蓋之者不得考叔微見此意故其言順投而無却田千秋一言悟主亦因武帝知太子惶懼無他意故爾史稱其敦厚有智大率類此武帝之悔於其子與莊公之悔於其母晚節情事畧同

彭家屏曰黃泉之誓母子道絶人倫之大變也莊公雖無愛母之誠未嘗不顧名義之重所以旋生悔心

而特借穎考叔之言以自文其絶母之咎耳但母子天性無待安排莊公既知前事爲非即當船詣城潁泣見姜氏請定省久荒之罪寫哀慕迫切之忱載與俱歸身爲執轡庶幾天良復見人道猶存何爲闕地及泉隧而相見隧而相見事同戲劇豈子所宜施於親乎泉壤之間母子相賦人倫之變亦非細故也寧特城潁之寘黃泉之誓重爲世道人心憂哉莊公稔於任術既以術馭其弟又以術待其母重誓言而亡天性君子有深憾焉

宋穆公立與夷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宋國今河南商丘縣 林 孔父孔子六世祖殤公名與夷宣公之子穆公之姪 曰。先君 林 謂宣公穆公之兄 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勿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彭士望曰能對者方可託孤 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憑也。杜 馮穆公子莊公也○丘維屏曰孔父能死不媿穆公特召然此語却非遂爲趙普逢君之祖 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林 讓美德也不讓謂之棄德 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

丘維屏曰疊用四先君字一氣連綴是有關

意抽業穆公好處歟殤公大字實有此意

又曰貫不及穆公獨及宣公才妙

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杜]先君以舉賢為功我若不賢是廢之使。公。子。馮。出。居于鄭。[杜]辟殤公也○出之最是不然則有居宮逼子之嫌而勢地既近小人構賞尤易生亂○彭厚惠曰使出居鄭人情難堪致怨必甚且授鄰以賞其後鄭欲納馮及殤公屢伐鄭則皆出馮之為害矣然則封以遠邑其可乎○孔尚典曰鄭莊權詐未聞與宋有盟好也且觀其養成毀惡而賞之豈能全人之兄弟者挾馮以援宋勢所必至當日與宋世結昏親而僭盟好者無過于魯且隱公為人不喜兵革其欲讓桓又類穆公之心穆公誠能以馮託隱吾知隱公必不以馮之故與宋更相侵伐矣

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杜]命出于義也○義者合理而權宜者也故石碏殺子曰大義宋穆公廢子立姪曰命以義

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

謂乎（杜）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

魏禧曰宣公讓弟意以弟賢而子不肖也子之不肖雖舜禹他姓猶可以讓天下況同母之弟乎觀穆公之爲君則宣公之讓不獨愛弟亦且得賢若莊公與殤公則均之不肖授之不肖之子與還之不肖之姪則還姪爲正故宣公穆公之讓皆義也而後世以成敗論顧歸獄於宣公公羊以爲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不知殤公之弒釀於好戰以失民心成於怒華督而不誅督因悅孔父妻而殺孔父因殺孔父

而弒殤公因弒殤公而召馮于鄭則弒殤公非馮本謀明矣而何以此罪宣公哉晉欒書弒厲公迎周子于周而立之督與書其志不同其事正類然則晉之成景亦豈有讓弟立姪之事耶宋太祖能為宣公而太宗不能為穆公後人莫不恨太宗也若以此事倒之則亦應歸獄於太祖矣

賴章曰穆公斷於立姪平時當立以為世子使之親事聽政則馮知定位之不可干朝臣知君之久定矣頻死而屬故孔父有願奉馮之說而馮亦似與夸奪

其成位此則穆公之失也

彭家屏曰賴氏謂穆公斷於立姪當預立爲世子使君臣之分早定似也然劉聰舍其子而立北海王乂何嘗立之不早乎而卒不得其死何也三代以下父有國傳之子正也不傳子而别授之未有不構禍者昌黎韓氏所謂聖人之傳子也憂後世之爭之亂也其論當矣賴氏何思之未熟歟

石碏大義滅親

衛（今河南衛輝府）莊公娶于齊（今山東青州府）東宮得臣（杜齊太子）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九危反）。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杜嬀陳姓也厲戴皆謚桓公雖莊姜養為己子然太子之位未定）公子州吁，嬖人（賤而得幸曰嬖）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惡得是）石碏（衛大夫）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納字妙與中庸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同可知子弟不肖專責在父兄也）驕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名言古今教子之道盡此七語富貴人空座置一通）將立州吁，乃定之

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莊姜以桓為己子則空立者在桓然桓吁皆庶子名義未有一定故措為寵吁則立不立則不可寵之言激切以甚之夫寵者不立立者不寵不如叔帶子朝商臣趙章之屬古今亂國亡家者不一而足矣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軫者鮮矣。杜眕重也謂有怨憾之心而能自重其身不作亂者少矣○各言為父兄者不知此所以陷其子弟于弒逆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批○用○。○。桓公立。立為太子也桓立而吁寵勿替亂機決矣乃老。○批○用杜致仕也四年春衛

州吁弑桓公而立。按桓立十六年而吁弑之碏之諫莊桓豈不閑乎以碏之忠篤老成桓甫即位所當立起柄用而十六年之久投閒置散桓之昏庸可知空其身弑而無救也使桓能用碏碏必有豫變濟難之方必不待君弑而後討賊夫碏能誅吁於告老無位之日而不能除吁於當國乘權之時哉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杜】諸篡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杜】謂公子馮君爲主。敝邑以賦【杜】言舉國之賦調與陳陳今河南陳州蔡今河南上蔡縣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大夫爲殤公者迎歸而封以遠邑可也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

連用三矣字章法

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杜]魯大夫曰衛州吁其成乎[林]成爲君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吁所以成篡者在阻兵而所以不成爲君者卽在阻兵凡奸賊之敗未有不由其所恃以成之處衆仲之言最爲有識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碏石子曰王覲爲可確是當時大計主意在如陳妙只先說王覲若朝陳之策因厚再問而始得者妙絕妙絕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林]此時陳桓公尚存未應有謚蓋左氏追書之

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確是當時妙用說得條理可聽觀其父子
細細商量處令人絕倒然碏于此時腸爲寸斷矣忠臣苦心使千載下人涕零厚從州吁如陳。
果然石碏使私用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
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卽圖之。陳人執之。果然而請涖於衛。
林請衛人自臨討之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林衛臣涖殺州吁于濮。今山
東濮州石碏使其宰獳奴侯反羊肩林石碏之家宰涖殺石厚于陳。
按州吁立一年碏誅之而立宣公○由分殺推之則初
執時使巳囚置兩處矣盍詐使如陳令其去衛巳失負
嵎之勢又異地而分誅使奸黨解散不得復生變難是
作用最周密處○殺州吁則右宰涖而曰衛人使正國
法也殺厚則其宰涖而曰碏使正家法也大體處一臺
不亂見碏之不私其子而亦不自居其功如此不然厚

爲國賊可總以衛人事出碏手亦可總以石碏矣書法之妙至此○總觀禮云殺子者人情所難代人殺子者亦人情所難故碏必使其宰涖也不然陳人或念碏之忠且老而原其子○又或有如奮揚之遣太子建者奈何

君子曰。石碏。純臣也。不曰忠臣曰純臣妙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親親義也滅親不義也而曰大義滅親始知滅親之事益小仁小義小忠小信者所不能爲此四字開千古不敢開之口立萬世不可易之法其是之謂乎。

魏禧曰石碏預諫於前滅親於後愚以朝陳請覲而分誅吁厚于濮于陳其忠其智其畧冠絕千古曉然易見獨其所以不動聲色而除大奸濟大變最爲深心妙用者有三左氏隱而未發也一在禁之不可一

在桓公立乃老一在使告於陳請得論之厚與吁遊而碏禁之未嘗不愛其子也然厚之暱吁爲日已久碏何以不嚴禁其子使至於弑君而後誅哉葢所謂禁之不可者必非一禁而遂已也碏能以至忠之道殺其子必能以至慈之道愛其子義方之訓碏能言於莊公而不能行於厚哉將必有極其誠懇諄切而不從者極而不從是厚之從逆已堅也碏復嚴加督責則不肖之子必漏言於吁吁厚同心疑碏必不問定君於碏碏縱有朝陳請覲之善策吁厚必不信從

始知禁厚不可之後奸謀日合逆形已著碏不得不辦一片殺子之心而不幾微露於形迹豈惟殺子之心幾微不露其平日動靜語嘿必有不失其親愛之常者使厚坦然安之雖桓公既弒仍以其父爲同心故慨然以定君問父朝陳之請厚遽信之而吁亦不疑也州吁有寵桓公既立是立者不寵而寵者不立亂之生也必矣碏於此時上不能使君從其言下不能使子守其訓吁勢已成黨已盛而苟祿以需禍非大臣之節也故殺身而無益於國不若全身以爲後

圖若碏不急老則坐視吁之驕恣既非大臣謀國之忠裁抑之或陰圖之則權不在已勢不可爲而徒以激州吁之怒故惟有退其身以觀變而已矣吁厚既如陳碏使告陳誅之其事甚難碏言之若甚易者而陳人果爲執之碏何以得此於陳哉春秋時弑君之人爲他國所執有要賂於其人而遂定之者有要賂於其國而後誅之者使陳人以碏之告執吁要賂而助之則吁必反碏必放矣然後知碏平日於陳必有腹心之交正直之人能操陳國之政者故一言而亂

定也或謂桓公母家於陳䂙與陳侯有謀故能成事夫昏姻之國輕義重利春秋時皆然宋執鄭突以求賂獨非母家乎苟無正直腹心之交䂙其可恃哉且當時母家若果可恃則吁厚必生疑而不敢往矣古人作用有在於言語文字之外使人深思而得其故若徒以殺子為難尚非篤論郗超之父曹丕之母皆以子之緩众為恨然則大義滅親固君子所必出也○作如此驚天動地事而後謂之純臣蓋人臣為國有一毫身家子孫之見一毫功名利害之見一毫固

執偏私之見便是夾雜夾雜一分便損却一分忠矣歐陽憲萬先生曰易贊乾德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不剛健中正則不可以純粹後世所謂純者謹守繩墨無大過舉而已豈不誣哉○大義滅親前此者周公之于管蔡是已霍光惟不知此遂以蓋世忠勳卒罹滅族之禍而後人有不學無術之譏也惜哉○此等作用須要看石碏一段忠厚惻怛處不然學術稍偏則甚之爲吳起之殺妻輕之爲樂羊之食子矣左傳中作用滾狠者頗多或以濟其私惡或偏而不正

未有若此舉之光明正大忠厚者也愚故表而出之以爲左傳第一篇文字學者不可輕易讀過○除吁作畧智謀之士或有能者合義方寵祿之諫觀之先事豫防則非老成忠厚明於大計者必不能矣觀此則不特碏之禁子原是愛厚其諫莊公并是愛吁即殺吁亦豈碏本心哉凡君子於小人苟非事勢急迫則必敎之不改而後誅若我初無防閑之方哀矜之誠及其惡著而屠之若犬豕然雖國法大明人情大順終非君子之用心矣○任安世問曰石碏旣知其

子從逆勢不可挽何不於其未弒君時除之以孤州吁之黨且使其子免於弒君之惡不亦可乎曰殺厚則吁得為備吁之黨不止一厚是殺厚無救於吁之亂而祇以啓吁之疑也曰厚既無疑於碏家庭密邇之地起居飲食何在不可殺厚安見厚疚而吁必知碏之殺之乎曰碏陰殺厚吁縱不疑而吁之動靜碏難與知事機之來不得乘便是碏終難圖吁矣即以後事觀之如陳之謀非厚曷濟故碏不在於速殺厚也曰君子為忠當使天下後世共白其志按碏老於

莊公則此時年已高矣假令碏先死而後難作則姑縱其子之罪誰爲白者不甚於霍顯毒后光猶不知乎曰古人做事只認得道理的確當做識得時勢機局必如此做方濟事便一意行之至於事未成而身死身死而蒙不韙之名俱未暇想也且如武氏未夢鸚鵡而狄梁公死豈不一依阿女主之人耶益不圖事之必濟而汲汲於表已之心全已之名雖是忠心爲君未免夾雜自爲意思在内此碏之所以爲純臣也○謝文洊曰碏退身觀變乃遲至十六年之久必

待君弑而後討賊謂之坐失事機可矣曰事固有不可爲者若徒執先事爲言則古今討賊之人皆可被以失機之罪矣州吁弑逆未成乃欲以告老之大夫擅殺專兵之介弟豈易易哉共工庸違象恭鯀方命圮族堯已知而必待舜誅者亦以罪惡未著故耳觀碏前之豫諫後之討賊忠智勇略如此則十六年間决是理勢實不可爲而非坐失事機也明矣

魏世傑曰陳人不居除惡之名而請涖於衛使其國法大著非識大體者不能不然如齊襄公殺子亹轘

高渠彌豈不赫然義舉哉於此益見石碏交人得力

鄭敗燕師于北制

四月。鄭人侵衛牧。[杜]衛邑 以報東門之役。[杜]在四年 衛人以燕[杜]南燕國今河南胙城縣 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林]謂攻其前也 使曼（萬）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是從間道繞出其背唐太宗每用此法 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林]制人鄭北制之人曼伯于元之軍也 [杜]制鄭邑今河南城皋縣也一名虞牢 六月。鄭二公子曼伯子元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林]因燕不虞制人遂用制人敗之 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翼人納鄂侯

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杜晉大夫逆晉侯于隨杜翼晉舊都也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為晉強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為九族也○翼今山西翼城縣書曰頃父之子則其為勢家強力可知○按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即此晉侯也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杜鄂晉別邑前年桓王立翼侯之子于翼故不得復入翼別居鄂

魏禧曰翼之九宗逆晉侯于隨遂之四氏殲齊師于釁興復報仇皆藉強宗故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是以周初封國必陪以大姓與土田茲錫欲使子孫有所憑藉而後世得天下者或徙其豪傑以實要

地或遷滅之以防禍亂用意不同而所見則一也○

按莊十三年齊會北杏遂人不至夏齊人滅遂而戍之十七年夏遂因氏頒苦荅反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遂不會耳而齊滅之故遂人懷憤特甚齊人輕遂故可醉而殲

魏世傚曰春秋時小國爲大國所滅未聞有報仇雪恥者而遂人以亾國之餘猶能殺齊戍士因氏四族之忠義固當與申包胥茅夷鴻比烈矣

鄭敗戎師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林]言北戎以別戎之雜處中國者鄭伯懼車戰難以進退爲徒兵之所侵突公子突鄭厲公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林]勇而輕進可以試敵之堅銳無剛不恥退可以致敵之追躡○勇而無剛安得許多人乎日熟知其性行者此只以論將耳將然則兵無不然矣君。爲三覆以待之。[杜]覆伏兵也○詐敗設覆誘之使入出其不意首尾受敵奇兵往往如此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杜]解也快志也[林]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乃甘切逐之。衷。

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戎人之前遇覆者奔是戎人入最深處而第三伏兵起也祝聃逐之衷戎師者祝聃帥第二伏之兵起衛斷戎師為二而衛陳其師於戎師之中也前後擊之者第三伏既擊其前第一伏亦起擊其後戎師前後中三處受敵故不能脫走而盡殪舊註皆未明○按祝聃鄭大夫林註以為帥勇而無剛者凌氏註以為帥二覆者今從凌註 戎師大奔。（林）戎人之在後駐軍不救者皆大奔

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

邱維屏曰此以車兵而懼徒兵侵軼又如李陵岳少保皆以步兵挫敵馬則兵莫如步強也後人每以步兵畏馬如虎益不能極盡步兵之長耳至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後世兵大抵皆戎師矣古人治兵全要于

萬人合如左右手治兵不務此卽能勝亦偉焉耳

鄭取三師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今河南鄧州

爲師期。林九年會于防謀伐宋故今爲出師之期日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

鄭伯伐宋。杜言先會明非公本期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

桃。杜宋地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奸杜宋地○三國同會而公獨敗宋師者先發以敗之也公爲宋伐郜而宋不釋怨故怒之獨濱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

辰。鄭師入防。郜今山東武城縣東南防今山東昌邑縣西南皆宋邑魯與宋戰而鄭入郜防者分兵以襲之也宋虞三國之當合軍而不虞鄭之攻郜防辛巳。歸于我。君子謂鄭莊

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林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猶言不

趨走於王庭也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杜魯侯爵尊鄭伯爵卑故言以勞王爵○彭士望曰防郜之歸欲堅魯宋之仇且令魯感惠為已用也左氏殊憤憤蔡人衛人郕人郕今山東汶上縣北不會王命林九年鄭以王命來告伐宋想皆告於諸侯故曰不會王命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杜鄭師還駐兵於遠郊宋人衛人入鄭（奇兵）杜宋衛奇兵乘虛入鄭蔡人從之伐戴今河南封丘縣八月壬戌鄭伯（奇兵）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杜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蔡人怒故不和而敗林言蔡人不與入鄭伐戴乃召之故蔡人怒宋衛不同其入鄭之功九月戊寅鄭伯（奇兵）入宋鄭取三師宋謂鄭將勝歸國矣而鄭伯旋以奇兵入宋出其不意

魏禧曰胡傳以爲鄭莊兼取四國按左氏只言取三師益三國伐戴已破戴而入居之鄭伯故得圍而並取三師耳故先曰圍戴克之後言取三師也若胡氏四國之言以破戴亦爲鄭罪則三國尚未破戴矣戴未破則三國尚在圍戴當先取三師而後克戴矣益蔡人從之伐戴是未破之戴鄭伯圍戴是三國所破而入居之戴然則蔡人從之伐戴之下應有破戴之文而左氏偶逸之或三國止以伐戴告未以破戴告而舊史據以書耳玩上下文事理顯然可觀又胡氏

以鄭師猶在郊為莊公誤宋衛兵法彼莊公烏知宋衛之來入且陳師郊外轉戰甚易宋衛亦不應以在郊之故而啓入鄭之謀若鄭果欲誘其入我則應先有期約還師與鄭之守國者內外夾攻而顧縱之遠去及伐戴而後伐之耶若二國不伐戴各歸其國則鄭之誘徒受入於宋衛以自誤安在其為誘人耶蓋鄭駐兵于郊或別有所謀如入郕之類使人謂其兵已歸國不復防備而忽然臨入宋衛以鄭方勝宋迤邐班師而隨機急襲及其入鄭而去則宋衛志得意

滿以爲鄭必歸國救衆扶傷之不暇故安意伐戴不虞鄭之猝至新勝之師入居人國師怠兵掠與國不和故鄭莊兼取三師如拾芥之易此論兵者必窮其情也○按各國皆用奇兵莫多於伐宋之役

魏禮曰古人所以受降如受敵軍行如遇敵備至於無可備之處而機出於要則措於萬不敗之地矣余幼好啖果人多藏果相避藏雖至奇而一經搜索無弗獲者人多神之其實只是尋到最不通處則果無所逃矣益備奇兵亦只如是

滕薛爭長

春滕侯薛侯來朝（朝魯也魯國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滕今滕縣薛滕縣南）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注 薛祖奚仲夏所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注 薛任姓滕姬姓故以薛爲庶姓）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借古語入正意最可聽）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周天子也故宗盟先同姓若他國當不然朝薛先任亦權時之言非典論也）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兵法

鄭伯入許

鄭伯將伐許（今河南許州）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杜】大宮鄭祖廟也蓋授兵車於祖廟凡出師必告於祖廟而奉遷廟之主以行）公孫閼（於葛反【杜】鄭大夫）與穎考叔爭車穎考叔挾輈以走（【杜】輈車轅也【林】授車之時未有馬故以手挾轅而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杜】子都公孫閼棘戟也逵道方九軌也）弗及子都怒（考叔位畀而與大夫爭車故子都逐且怒之耶）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林】附于許城之下）穎考叔取鄭伯之旗蝥（矛）弧（【林】蝥弧鄭莊公之旗名）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孔尚典曰莊公於二人爭車之時不能和解既爭之後又不能異地處置而使同事軍中致有登城之射此莊公之失也後世凌綄欲報甘寧

殺父之仇孫權使寧屯於他所亦一道也○禧按出師與分屯不同然論自有用○丘維屛曰權之分屯所以禮統而安寧也莊於二臣直如漢高處鄭商田橫禁不許仇可矣○禧按爭車小費初不意其登城而射之掾

爲防禁也總以左氏失政刑三字盡之耳瑕○叔○盈○杜鄭大夫又○以○蝥○弧○登○此戰全得瑕叔

盈又以旗登不然考叔之顛鄭師可以喪敗矣周○麾○而○呼○曰○君○登○矣○穆文熙曰韓信令軍

人拔趙幟插漢幟以或亂趙人卽此意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彭士望曰其以酬部防之禮與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大夫名奉許叔杜許莊公弟以居許東偏○杜偏鄙也○丘維屛曰寫鄭莊公深於世故彌縫禍害處如畫曰○天禍許國鬼

神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杜]父兄同姓羣臣共給億安也其敢以許自爲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

丘維屏曰此心虛語自道出最好却一邊似道出自家過惡便一邊見自家所道過惡畢竟中間有不得已處在使便是老奸曹瞞語有如此但更出以快心爽口耳

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鄭大夫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杜]寧也無寧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杜]謂告也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

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
處此、不唯、許國之、爲、亦聊以固吾圉也。杜圉邊垂也○丘維屏曰鍾伯敬云不情得可惡愚謂是眞情話但於此只作眞情出肺肝相語又便是奸人家數 乃使公孫獲
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
吾、先、君、新、邑、於、此、杜此今河南新鄭舊鄭在京兆莊公之父武公始遷邑于河南故曰新邑
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
杜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 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丘維屏曰只是見到此然以此大頭腦立說又是要朦朧生平苦志遂兄弟等事俱屬世衰只得要如此意耳 君
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

後嗣者也許無刑杜法也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丘維屛曰左氏學術陋劣見得如此為禮之利後嗣處然鄭莊實是為後嗣慮患故作如此舉動所謂度德量力則誠有之左氏遂并將許多經國家序人民的道理俱附會著則乖陋矣以此又知作文字不可尋好話頭堆疊道理務全也

鄭伯使卒出豭加〇猪別名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杜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行亦卒之行列〇使卒行詛之而不施以法豈公於軍事倅偬中不能實知何人抑子都強而難制又或愛倖之人耶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失政故授車而下爭失刑故射有功之人而無罪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魏禧曰老奸之言娓娓可聽其文如行雲流水絕無霸詐氣然正以平實抒寫心腹處爲奸人稔熟到家伎倆也○余嘗謂鄭莊公爲後世眞奸雄之祖宋襄公爲後世假道學之祖

彭家屛曰爭車之事或者謂考叔位卑而抗子都是不遜也非也鄭將伐許授兵車於祖廟考叔之車夫固有所受矣受之祖廟効命疆場殺敵之資報主之具皆在于此其可輕以予人乎不然考叔能以孝感君豈不能以順事長揮旗先登身且不惜又何愛於

一車其必不可予者義也但子都恃勢妄爭考叔即應告之鄭君聽其區處而挾輈而走則太激矣君子處小人之間執義雖高事忌過激激則未有不召禍也頴考叔其亦有未盡善者歟

鄭息有違言

鄭息（息今河南息縣）有違言（【杜】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境【杜】鄭伯逆息師而戰于鄭境）息師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杜】莊公十四年楚滅息）不度德不量力不親親不徵辭（【杜】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空輕鬬）不察有罪犯五不韙（韋鬼反【杜】韙是也）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

彭家屛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鄭息以言交惡是息之言亦必有不善者也息不自咎而興師伐鄭片言之違殘民以逞其悻動甚矣不亡何待

羽父弑隱公

羽父（公子翬）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鍾惺曰：羽父以求一大宰，手弑一君，而心所弑者二君也。○彭士望曰：除所忌以求要官，千古亂賊行徑，源源不絕。舉於隱前，敢開此口，隱亦釋而不誅，非畏其強，必安其詭，亦其及矣。）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今山東泰安州。〔杜〕魯邑。）吾將老焉。（士望曰：二將字，禍本。隱末年頗難救下。）羽父懼。

（此等事最要着眼。）

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鄭地），止焉。（〔杜〕內諱獲，故言止。）鄭人囚諸尹氏。（〔杜〕鄭大夫。）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指隱公行賂于尹氏，祈禱于尹氏所主祭鍾巫之神。）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林〕俱逃歸，而立鍾巫之廟于魯。）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

館于蔿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蔿氏。立桓公。而討蔿氏。有死者。孔尚典曰羽父欲掩其名當大討蔿氏而但曰有死者必蔿氏為羽父之黨而誅不相干之人以塞責耳

胡安國曰魯在春秋見弑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仲遂擅兵兩世故翬弑隱公而蔿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弑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弑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豈一朝夕之故哉

穆文熙曰子臧盡致曹邑吳札棄室而耕乃免負芻闔廬之難隱公既尊父命又攝君位久處嫌疑讒間乃生空其不終耳然其志則可悲也

邱維屏曰讀春秋傳隱公一篇不見有一賢臣爲公所倚任者臧僖伯畧見骨鯁而已次衆仲知典故知事勢而未見公與之議及行事也故聞羽父之言隱公當卽執而戮之而不能者豈獨畏其執兵之柄亦緣無可倚任之人遂不敢動耳使有平勃則可以誅諸呂使有王允則可以誅董卓夫呂董豈不皆執兵

柄者耶

魏禧曰人無故教我以殺弟而漫然應之如此豈但當機不斷其爲不義甚矣何不忍於奸賊而忍於弟也蘇軾曰使隱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玆眞千古不易之論

彭家屏曰周禮以八柄馭羣臣謂之柄者如斧斤之有柄所執以起事也觀宋人乞師以伐鄭隱公不許而羽父固請輒行鄭人期約以伐宋隱公未行而羽父帥師先往魯之柄羽父執之矣兵柄下屬太阿倒

持故得恣其所逞畧無忌憚既可對隱以謀其弟亦可對桓以謀其兄隱從則桓殺桓從則隱弑兩君之命懸於其手操縱之間易如反掌總由君失其柄羽父竊而持之故至此也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所由來漸矣豈不信哉

左傳經世鈔卷之一 終